

金庸文化影響世界

金庸文化大家談 系列四

涂輝龍

金庸先生是中國當代武俠小說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跨越國界，在全球華人和不同種族人群中廣為傳播，影響了全球幾億的讀者。金庸小說的影響力極其深遠，「從台北到紐約，從香港到倫敦，從東京到上海，中國人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說不同的方言，可能吃不同的菜式，也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但他們都讀金庸作品集。」這段話很準確地描述了金庸小說的強大魅力。

金庸的作品是地地道道的中華文化：他的文字是規範嚴謹的漢語文字，他講的是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中國故事，他塑造了一個個「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中國俠客形象，他的作

品始終貫穿着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民族大義，他生動地描繪了一幅幅從北國風光到江南水鄉、從大漠孤煙到蒼山洱海、從遼闊草原到巍峨五嶽等全方位的中國地理畫卷……莫言說「凡是民族的，都是世界的」。一個民族的文化，要讓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族群普遍接受喜愛卻並不容易，難能可貴。金庸先生以豐厚的文學素養、高超的寫作技巧、引人入勝故事情節、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緊緊地吸引和抓住讀者，讓讀者在閱讀的愉悅和享受中潛移默化地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和熱愛。他的作品成為許多海外華人新生代和其他種族人群學習中文、了解中華文化的橋樑，他們通過閱讀金庸小說

產生了對中國文化的興趣甚至為此而學習中文。這種空前的文化現象，為新時代中國文化如何進一步走向世界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示範作用。

香港由於獨特的地緣優勢，一直以來都是中外文化的交匯點：大陸文化、本土文化、台灣文化、海外文化在這裏兼收並蓄又傳播出去。所以香港文化一直以自由奔放、充滿活力著稱，產生了金庸、倪匡、黃霑等一批極具影響力的文化名人。我們研究金庸文化現象，就是要從中得到啟發借鑒、吸取養分，創作出更多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豐富多彩、生動活

潑的文化藝術作品，以高超的藝術水平和創作技巧，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的、立體的中國形象，並且走向世界，影響世人。

為了更好地紀念金庸先生對中華文化的巨大貢獻，持久地發揮金庸先生的國際影響力，我們「文促會」贊成並呼籲在香港建設「金庸紀念館」。吸引全世界的「金庸書迷」到香港瞻仰緬懷金庸先生，加深對中華文化的感受；同時激勵更多的文化人以金庸先生為榜樣，為弘揚中華文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主席



涂輝龍

為國乒健兒佳績喝彩



如是我見 朱昌文

巴黎奧運曲終人散，中國體育代表團取得四十面金牌，這個亮麗的佳績令全球黃子孫感到無比自豪和歡欣鼓舞，一個接着一個神采飛揚的中國健兒踏上頒獎台高舉金牌的難忘場面，將永留在億萬中國人的腦海中。

對我這個乒乓球愛好者來說，國乒眾將在這屆奧運男團、女團、男單、女單和混雙比賽中包辦乒乓球項目五面金牌，最使我感到興奮，深為一眾選手們頑強的拼搏精神佩服。我看到各國選手的球技水平都普遍提高，而且多位新晉起球手攻勢凌厲，奇招迭出，國乒選手不易應付，面對極大的考驗，曾有好幾局比賽面臨輸球關頭，幸好國乒選手心理素質優良，能頂住壓力，沉着應戰，最終扭轉劣勢，取得一場又一場勝利。

這屆巴黎奧運，對乒乓球運動情有獨鍾的我，幾乎沒有錯過任何一場乒乓球半決賽和決賽，說得上廢寢忘餐，魂牽夢縈。有好幾次比賽看到中國球手處於下風，令我的情緒十分緊張。其中最令我大感意外的一場比賽，是男單三十二強賽事，世界排名第一和今屆奧運男單頭號種子的王楚欽，竟然以二比四不敵持六角形球板的瑞典球手莫雷高德，令全世界球迷大跌眼鏡。王楚欽落敗，原因疑與他慣用的球板被攝影師踩斷有關，他要改用後備球板上陣作戰，可能因此不慣致敗。不過，王楚欽輸球後，未有歸咎於後備球板，認為只是他打球時犯了錯誤所致。意外，有時難以避免，無話可說。

王楚欽無緣男單決賽，這個重任落在隊友樊振東肩上。決賽樊振東迎戰莫雷高德。坐在電視機前的我，聚精會神注視樊振東能否為王楚欽報「一箭之仇」，想不到，第一局莫雷高德打得十分勇猛，樊振東受壓處於下風，結果以七比十一

先失一局。我看得忐忑，心中問樊振東不會再輸吧？看到坐在觀眾席上的隊友王楚欽和馬龍為他打氣，只見樊振東抖擻精神，調整打法，喜以十一比九追回一局。接着三局二人都打得十分緊張，旗鼓相當，多次打成平分，幾次打到離拍很遠互相大板扣殺，非常精彩，結果，樊振東不負眾望，最後反勝局數四比一，成功為王楚欽「復仇」，亦為國家隊奪得男單金牌，看得緊張的我也可舒了一口氣。

今次奧運乒賽出現一對年輕的法國兄弟，球技獨特超群，令人刮目相看。兄長是二十歲的艾利克斯，弟弟是十七歲的菲利克斯，他們打的球都十分凌厲，後者成功殺入男單四強。不過，強中更有強手中，這位法國年輕球手在男單四強戰面對樊振東，雖然打得十分出色，但仍被樊振東直落四局擊敗。

中國乒團眾將越戰越勇，男子團體決賽以場數三比零擊敗瑞典，贏得金牌。不過，中國隊贏得並不容易，三場都要打足五局。女子團體決賽，國乒女將也沒令國人失望，以三比零勇奪金牌。

這屆奧運乒賽，國家隊陣中三十五歲的「老大哥」馬龍成為中國奧運史上第一位擁有六面奧運金牌的選手，另外還贏過三次世界錦標賽和奪得三次世界盃冠軍，成就非凡。「四朝元老」的他在賽後接受訪問時，表示自己拿到六面金牌，不只是個人努力，還是同伴、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

對於中國乒團在巴黎奧運取得如此佳績，法國《世界報》大讚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們「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和精銳的技術，這讓中國乒乓球運動員的水平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地方的乒乓球運動員。」這份權威大報的文章還特別稱讚王楚欽、樊振東和馬龍，說他們給人的印象是他們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他們是天才的乒乓球運動員。」

感謝祖國運動員們在巴黎奧運取得輝煌成績，贏得榮譽，讓我開懷放聲為你們歡呼喝彩！

探訪九龍城寨(一)



君子玉言 小香

前不久，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上映，又掀起了一波關於九龍城寨的熱話。我來香港前，因為強世功教授的一本書，知道了九龍城寨，於是使用自己的想像描畫着城寨。強教授是從文明與教化的角度思考這個地方的存在。之後我看了一些文章，在不少描述中，這是一座神秘莫測的城堡，或說黑暗之城？詭異之城？罪惡之城？種種傳說頗令我好奇。

來港後偶然提及，友說，好辦！走起！從腦中想像到親眼目睹城寨現狀，自港島出發不過簡簡單單二十分鐘車程。於是我先後兩次到九龍城寨探訪。一次是十月，一個秋天晴朗的午後；一次是七月，一個大雨天。

有關城寨的故事漫長而曲折。九龍城寨（亦稱九龍寨城Kowloon Walled City）存在了一百四十六年（一八四七年至一九九三年）。如果追溯其前世，要上溯至宋朝。

古代的香港，是一個「色香味」俱全的地方，有晶瑩的珍珠、芬芳的莞香、質優的海鹽，採珠、種香、鹽業是當時香港的三大產業。

南宋時期，為防止私鹽販賣，官府派三百水軍駐守九龍灣官富鹽場。清順治年間，政府頒布「遷海令」，沿海鹽場全部關閉，官富鹽場改建成「九龍墩臺」烽火臺，由一名把總帶領七十三名兵丁把守。嘉慶年間，海盜猖獗，朝廷將原佛門臺的炮台移到九龍寨。一八三九年，欽差大臣林則徐被派往廣東禁煙，同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將大鵬營移駐九龍寨。

鴉片戰爭後，香港島被割讓英國。一八四六年兩廣總督耆英上奏道光帝，建議修築九龍城寨。奏摺明確陳述了此舉目的：「不惟屯兵操練，足壯聲威，而迫近夷巢，更可藉資牽制」。第二年，一座堡壘式的城寨正式建成。

城寨最初佔地七十畝，花崗岩城牆高四米，南門為正門，城牆配置三十二門大炮，與對岸維多利亞港遙望對峙。

城內約有一百五十名駐兵，亦有居民，以客家石工為主，多來自廣東惠州。

早期的九龍城寨由於城門對着海邊，設有簡陋的碼頭，港九之間每天都有街渡來往。城寨外的九龍街自然形成了一個墟市，生意興隆。至十九世紀中葉，已發展成一個漁糧蔬果、海味、野味、中草藥、農具、日用品等買賣交換的集散地。石匠、鐵匠、裁縫、剃頭匠、算命先生等行業也都在這裏聚集。此後又陸續出現茶樓、酒舖、煙草店等娛樂消費場所，前來觀光、遊覽、消費的人群不斷。清政府在這裏設立了九龍城海關，興建石橋「龍津石橋」。

假如我們穿越回十九世紀末，乘坐街渡到九龍城寨，大概情形應該是這樣的：下船後，踏上龍津石橋，走向岸邊。石橋兩側是淺泥灘，有漁船擱淺，有人走在泥灘上，遠處是白鶴山。岸邊是龍津亭，過了亭子就到了由花崗岩鋪成的九龍大街。如若沒有戰爭，這裏的人們也算安居樂業，九龍灣帆影點點，漁歌唱晚；九龍城炊煙嫋嫋，靜謐安詳。

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九龍半島再被割讓，九龍城海關關閉。一八九八年，清廷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強行租借新界。在李鴻章的堅持下，清政府保留了九龍城寨的主權，《專條》是這樣規定的：

「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

「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務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

自此，九龍城寨成為一個奇特所在：它是英治下的香港唯一一塊保留中國管轄權的區域。

英軍接管新界遭到當地原居民各大氏族、尤其是鄧氏家族的強烈抵抗。鄧氏家族召集附近同宗兄弟，齊心抵抗英軍。但面對武器精良的英軍，不幸很快就落入下風。

英軍認為這是要求清軍撤出九龍城寨的最佳時機，英國政府堅稱新界原住民的反抗為新安縣官員策劃，便以《專條》內有關九龍寨城的附帶說明中「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為依據，由港督卜力指示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少將出兵強行佔領九龍城寨，五百多名清朝官兵和二百多名平民被驅逐出城。遭到清廷抗議。但英方毫不理會，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國樞密院頒令宣布「九龍城為女王陛下香港殖民地之重要組成部分」，並於一九〇〇年由港英政府刊憲。清廷再次向港督重申清政府擁有九龍城寨主權。

幾經周折，到了一九〇一年，英軍終於退出九龍寨城，不敢強行管治這個地方，而風雨飄搖的清政府也無力再派兵駐紮。

自此，九龍城寨的衙署便沒有清朝官兵駐守。城寨一度幾乎無人居住，幾近荒廢，後來平民漸漸進駐自行聚居，與城外的寮屋區和古老圍村組成一個大型華人村鎮。



城寨舊景。

作者供圖

靜是一味藥



人生在線 李丹崖

每年暑期，我都要帶着家人到鄉下去小住一段時間。

對於孩子，可以和鄉間的小動物「交朋友」，可以在草木葳蕤的季節帶着一本插圖版《本草綱目》認識每一株植物的「性格」。

對於愛人，可以暫且放下繁重的課業教學，她是教師，暑假是她反思教學、徹底清零心域的另一種修煉。

對於我呢，則可以休一個小長假，騰空自己，開啟一番回憶的旅程，回味自己在這裏成長的每一寸光陰，讓自己成為一條魚，做一次精神的溯流。

些。

我會在故鄉的屋檐下給女兒講曹操讀書的故事，會在樹蔭下，攤開《曹操集》，講述曹操在諫令谷讀書的典故——「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曹操每遇挫折，總要回到故鄉，在譙那東側約五十里的地方，築造精舍，精舍，即古代文人讀書休養之所。曹操的精舍地處偏遠，泥濘遍地，曹操卻喜歡，因為這樣，很多造訪他的人都考慮一下重重泥濘，可以讓大多數人望而卻步了。

生活在群居的社會，我們難免會與社會的各個層面有着千絲萬縷的密切接觸，在俗務中摸爬滾打久了，獨處反倒成了一种奢侈。

有一年秋日去徽州的查濟古村住下來，那是一處民宿，院子裏種着銀杏樹，已然金黃，柿子樹上，結的鬱鬱纍纍的柿

子飄着甜香，粉牆黛瓦之中，曬秋的滿籬籬火紅的辣椒耀眼。夜闌出門望山，山黑魘魘的，有靜氣，讓人心湖安寧。秋蟲遍野，枕着蟲鳴入眠，一夜酣睡，這樣的靜謐讓人痴迷。

靜是一味藥，能醫人愚鈍。近讀斯蒂芬妮·羅森布魯姆《精緻的獨處》，他說：「獨處時我們會進入『省電模式』。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可以摘掉在公眾場合戴上的面具，做回自己。」

這些「面具」，我們或可以理解為「頭銜」「職務」「榮耀」「光環」……若你久離故土，那就回到安謐的故鄉；若你久居平原，那就尋一處蔥蘢的山巒；若你處在近水的海邊，那就尋一處戈壁也不是不可以……暫且擺脫掉那個匆忙的自己，讓自己慢下來，靜下來，從容下來，心靈的電流儉省下來。靜能生慧，慧能富足，富足了再次回歸日常，你已經超越了從前的那個自己。



童趣運動遊樂場

近日，香港海港城推出「Join the Loop@海港城」大型夏日活動，海運大廈露天廣場化身運動遊樂場，吸引不少市民。

中通社

市井萬象